中國報 CHINA PRESS
心副刊
30.6.2014 星期一

艺术是大家的…

苏娴

什么是公共艺术？它的功能是什么？

是的，很多大马人都对这门艺术一知半解，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

因此，大马是否有公共艺术呢？

德国艺术家苏娴来到在大马，在吉隆坡看到独立广场喷泉，在十五碑看到大象雕塑，说这些都是公共艺术，但这艺术不只限于象征权力或代表宗教，更可介入民生社会，带来面面的改变。

“用艺术制造改变。”苏娴要求工作坊同学走入茨厂街、苏丹街……寻找能“改变”的艺术因子及创意！

艺术改变公众思维报导❤D2～3

一文钱的千万影响力

苏娴简介：

1967年生于德国韦塞尔（Wesel）小镇。11岁开始上“音乐与艺术学校”。学校里的奥地利艺术家是她艺术路上的启蒙老师，从那时起，她就认定自己长大后会当艺术家。

80年代的德国笼罩于冷战氛围，那年代的德国人大多认为自己不会活很久。苏娴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大学她选读“艺术系”，毕业后自然而然成为艺术家。

喜欢公共场域能够激发更多的可能性，因此1998年至今活跃于公共艺术领域，曾受邀到拿坡里、马德里、杰里科等地进行公共艺术活动，同时发表著述，举办工作坊与座谈。

2014年3月至6月，苏娴驻于吉隆坡，收集了苏丹街及茨厂街的居民心声，跟Anna Chong联合创作了《龟驯服凌乱》（Turtle Tame Chaos，http://www.youtube.com/watch?v=iytbkdcgkUo）一曲，并举办了座谈、工作坊与“我们的信念”（What We Believe In）展览。

德国人有句话：首先是面包，然后才是牛油。意思是人们必须先填饱肚子，才能顾及其他事情，包括文化创造与传承。曾获歌德文学奖的德国犹太裔作家马塞尔（Marchel Reich-Ranicki）否定这句话。二战中，他跟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都是凭著“牛油”挣扎存活下来。

公共艺术就像一种牛油。在德国艺术家苏娴（Susanne Bosch）眼中，它甚至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她过去的一些充满实验性质的作品也证实了这点。

在吉隆坡驻市3个月，苏娴发现，我们也有公共艺术。只是它们多是权力与宗教的象征，并不是艺术家经过深思熟虑后，置放于公共空间，引起民众反思与回响，并且带来改变的艺术作品。

看见路上躺著一分钱，你会捡起来吗？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不会。一分钱对我们而言，就像垃圾毫无用处，丢掉几十个也不痛心。但假如是一卡车、两卡车的一分钱呢？

1998年，德国艺术家苏娴（Susanne Bosch）在德国进行一项“残余的一文钱”活动（The Leftover Penny Campaign）。她在柏林、慕尼黑和纽伦堡放置巨大的透明货柜，让民众投入不要的“垃圾钱”，同时写下他们对这城市或国家的改进意见，结果是，在4年半的时间内，她成功收集了13吨的一文钱，总值1万7千欧元（约7万4千令吉），还有1600个意见。

收集民意 探讨人心

民众驻足街头凝望这些货柜，表情像是在说，“我的天，我们该拿这些钱怎么办？”

“进行这项活动，我有几个用意，一，收集意见。二，我想探讨，是不是每个人都钱不够用？这里我要的是‘垃圾钱’，就是那些连乞丐也不要的，当你打扫房子，你会用吸尘机把它一并吸走的那种。”苏娴俏皮地比了比吸尘的动作。

“如果钱不是问题，民众希望改变什么事情？对于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本身都有很多解决方案，但我们都等待政治人物。所以我办了这样的艺术活动，希望人们重新认识群众合作的意义。”

点算完毕后，“残余的一文钱”进行公开抽签，挑选了12位自愿者，从1600个意见中精选4个，在2001年到2007年之间把它们分头落实。这些人们不稀罕的垃圾钱，最后反而成了推动改革的基金。

活动让苏娴声名大噪，意大利、西班牙也先后邀请她去进行，结果如出一辙——谁都预想不到，市场上剩余的垃圾钱，加上民众的意见，竟可以发挥如此大的经世作用，而它的构想，仅仅是由一位艺术家提出的。

←自愿者们从1600个改善国家或城市的建议中投选出4项，从2001年进行到2007年，工程浩大。

不起眼的一文钱，发挥神奇力量！

↑装著无数一文钱的货柜，就置放于人来人往的街头。

←聚沙成塔。平时在地上看到也不会捡起来的“垃圾钱”，堆积起来却是一笔惊人的数目。

在发展噪音中唱出我的歌

↑公共艺术不只美化环境，触动人心，也让民众情不自禁，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今年3月至6月，在艺术家自主空间（Lostgens'）和马来西亚歌德研究院（Goethe Institut Malaysia）合作下，苏娴前来吉隆坡作短期驻市艺术家。

受访前，她已在Lostgens'办了好几场有关公共艺术的讲座和工作坊，也已在茨厂街、苏丹街一带走透透，收集了很多当地民众对该区的看法。虽然MH370事件，让她身边的人对她此趟马来西亚行感到担忧不已，但她却似乎十分享受这趟多元文化的冲击，谈起半山芭一带，双眼迸发著光芒。

“吉隆坡是有公共艺术的，只是可能大家没意识到。公共艺术是很古老的艺术了，至少也有一百年的历史，在独立广场的旁边，就有个稀奇的喷泉；在十五碑，也有很多大象雕塑。随处可见的宗教场所又是另一例。

在这里，可见的公共艺术多数是象征权力与宗教的物质，它不同于另一种公共艺术，一种经艺术家深思后，介入社会，以期为社会带来改变的东西。”

5月25日，苏娴举办了一场工作坊，要求同学走访茨厂街、苏丹街和敦李孝式路一带，把自己投入该环境中，分析当地情况，思考并行动：如果让你在当中增加一件事物，你会增加什么，以带来一些改变？

结果，有一组同学竟然把人镜慈善白话剧设里正在练习的合唱团邀到苏丹街上，在捷运工程进行的地点前进行大合唱。杂乱无章的机器声中，有一组和谐的歌声潜伏。路人往来，投射不解的眼光，有人举起相机拍照。谁的声音先来到这块地上？谁的声音让人感到困扰？很多时候我们是否留意到了另一种微弱的声音？

“这就是我说的。用艺术，制造改变。”

没有面包，靠牛油活下去！

艺术是高不可攀的。艺术是衣食无缺后，有闲有钱才会做的事。艺术需要市场才能存在。对于这些，苏娴一一否定：“完全不认同。”

“有一位德国犹太裔作者，叫马塞尔，二战时期，他被囚于波兰的犹太集中营里，他曾说过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日子。‘有人有一本书，大家就背诵记忆那本书的内容。有人有一把吉他，每个下午，在饥饿与疾病交迫下，大家还是会去听他演奏。有人绘画，我们就偷偷办起了画展。’

德国人有一句话，‘首先是面包，然后才是牛油’，意思就是先满足了基本需求，才有艺术，但是马塞尔说‘是牛油让我们活了下来。如果没有文化的鼓舞，我们早死了。音乐、一同歌唱、记忆一本书，是这些让我们活了下来，反正，我们已没有任何可吃的了。’”

不管在哪种领域，犹太裔的表现都让人侧目。难道我们一直停滞不前，是跟“文化沙漠”这称号有关系吗？

炎热的天气让苏娴不停冒汗，她拭去额上的汗珠：“每个地方都有属于他们的民间文化，比如本土的舞蹈、歌唱、食物、宗教仪式、纺织品等，艺术不是放进博物馆或美术馆里。艺术是人们表达自己的需求。

马来西亚拥有进行公共艺术的绝佳气氛。这里的人好玩、开放，问他们问题，他们会大方参与。加上这里的天气，使得人们乐于走到户外，喜欢跟别人相聚，而且渴望学习。”

艺术通往天堂，等人开锁！

苏娴深深相信艺术能改善人类的生活。“否则的话，我就会选择另一份工作了。每天清晨起来，我希望我自己的一天是有意义的。就像我到仙四师爷庙，看见那里有很多老人家，有的在扫地，有的在做别的事情——他们都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我希望我服务的，是一件我真正相信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上学，但正是学校，让我们遗忘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创意。艺术家罗宾逊（Ken Robinson）说，这就是学校如何使我们变笨的地方，它谋杀了我们的创意。我们把学校学回来的知识用来制造了很多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过得不快乐。

我相信可以不是这样的。我相信透过艺术这美妙的途径，我们可以把人间打造成更好的天堂。创意智能并非艺术家独有。”

苏娴终于停下来，顿了顿，“关键在于，如何把它解锁。”

马来西亚与德国置放于公共空间的装置艺术作品，是公共艺术的一种。

1982年，德国艺术家约瑟（Joseph Beuys）在德国黑森州（Hesse）北部卡塞尔市（Kassel），进行的公共艺术活动是种植7000棵树，每棵由人领养。如今市内绿树成荫，7000棵树成为该市的活艺术。